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七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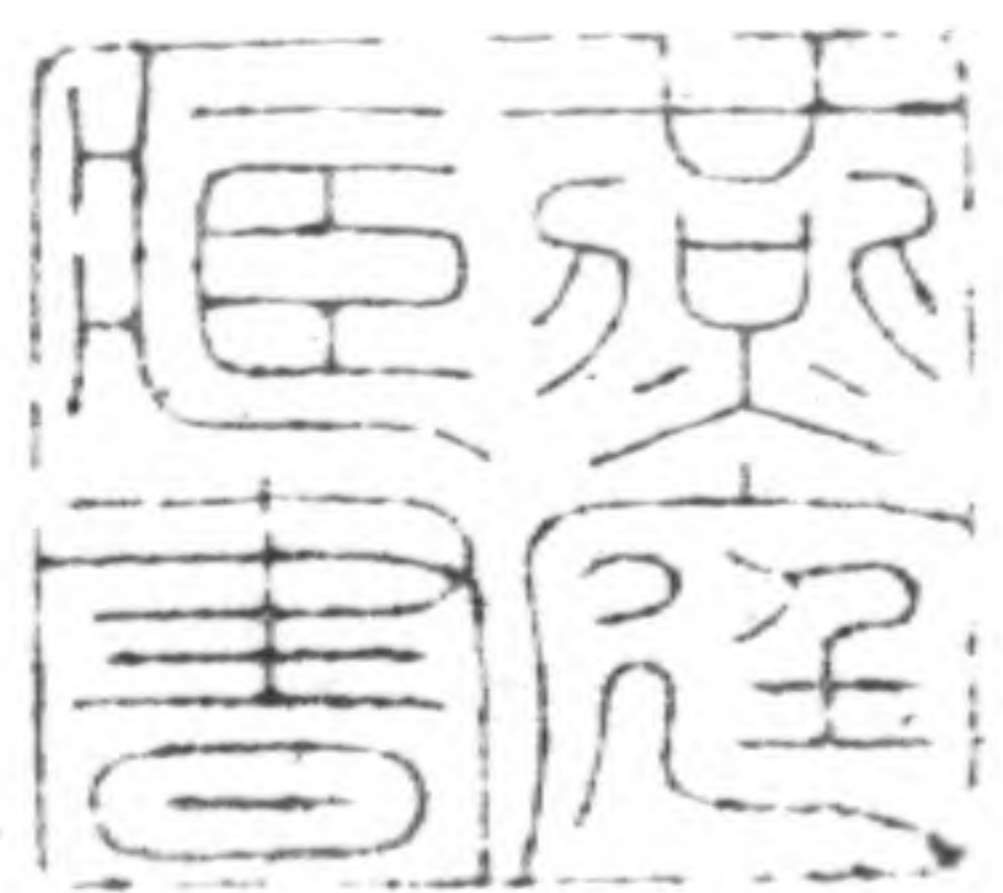
春秋法度編序

淳中余備員太學博士弟子見學官月講必以春秋竊怪  
問諸人曰是自渡江來以為復讐之書不敢廢也夫復讐  
之說初非春秋本旨中興初胡康侯諸公痛數千年聖經遭  
臨川禁錮乘其新敗洗雪而彰明之使為亂臣賊子者增  
使用夏變夷者加勸儒者之功用所為與天地並如是而

卷之七



四明戴表元帥初



場屋腐生山林曲士因而倚據微文破碎大道爲可憫也春秋之編未終讐不得復而鼎遷科廢學者不之禁而絕口不復道矣雖以余之困而願學求欲從博士後時意氣詎可得耶鄉郡趙君漢弼與予爲精力趣尚記誦討論視余略不衰惰其先人清敏公春秋經傳集解奏之經筵刻之琬琰者若干言經火燬漢弼追憶而補存之摘其出於先公自著者定爲若干言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合於詩書六典名曰春秋法度者若干言無近世倚據破碎之嫌而於儒者之功用有

於乎何其能哉蓋漢弼之爲人吾知之生於紛華之窟而能勤長於功名之塗而能靜老於艱危之境而能泰故其於是書亦不以世故炎涼盛衰而奪抑交游之期于漢弼何有紀極漢弼年未甚高余戊戌春過之見其蕭然一室几硯在左杵臼居右畦蔬汲井無一毛干世之色其於春秋法度未可量也

### 通鑑寤辯序

學者之於書猶賈然賈欲居貨必據乎雄都要府五通八達之衢百物之聚時其贏詘而察其良窳博取而精出之而又

取之以廉而守之以不悖然後可以爲善賈不惟能富而能  
不至于敗通鑑者衆史書之雄都要府五通八達之衢者也  
通鑑未出之前稽古之士一史不窺以爲闕通鑑既出衆史  
書事以略廢是天下之貨一日不勞而致之矣然自余知學  
以來而見前後輩習通鑑者甚少不曰未暇則曰力不及夫  
力不足者窮賈也力足之而未暇者弱賈也暇矣力及之矣  
而有終身不習焉者陋賈也幸逃是三者有是三焉窮力而  
習之詰其事前舉而後隨誦其言累百千萬不逸一辭可以  
爲難矣然而不通其理不盡治亂賢否之所以然則猶多蓄

天下之貨而不時其贏詘不察其良窳貨雖多而不知爲富  
之術是滯賈也又有人焉能習其書能通其理能盡治亂賢  
否之所以然可以爲愈難矣然而措諸辭則戾於訓施諸用  
則趨利遂便而不適於經久則奸賈也奸賈不若不賈之善  
也里中有博雅君子曰王君熙字子和予晚不及見而見其  
弱冠所著通鑑寤辯若干言而讀之竟事求當不求遂語求  
盡不求巧時引周漢以下千餘年陳迹裁之於王道此其譬  
於賈也若挈禹貢九州山海之富而用周官之法衡之也豈  
與夫白圭范蠡輩比力而等哉惜乎王君年未老而學已成

迨其老且益昌而不得一名以行其志使之議於朝聞於國也君止一子今亦老矣賈術非不善也而世窮人之博其書與否不可知姑私係於聞以諗于同好云爾

### 讀易蠱測序

古聖人之經至難言者莫如易余攷王制見先王時之居學校者其法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而仲尼之門人記其師雅言之詳不過詩書執禮而皆不及易惟其自爲也則不得已有文以明之以見易非聖人不能言而雖聖人之教人亦不使人之得以易其言也漢以後始有易師今諸家法度髣

髴具存往往用之占步測算非若後世之言易者以爲必能通聖人之言而續爲之說也余之少時不免斯累近乃稍自悔艾欲慎其出竊嘗問與爲雜學者往還若丹經之鉛汞厯書之紀朔醫家之運氣兵家之機勢大略反與易合而支離泛濫不切者莫如書生舉子之說此無他使數氏者猶託於象數爲可準而書生舉子專以空言談理故也儒者徐君之祥自番禺易索所著易經蠱測若干言見余于餘杭其言象數取皇極于康節取太極于濂溪厥既知所先務而諸卦之中多詳其變曰非變無以明易自正體伏體互體變體反對體

上下體而通之一卦有六十四以至於四千九十六愈變愈通而卦愈不窮有辯卦中有四畫五畫而成卦者皆見于易反覆懇款實皆不叛於新安漢上二朱氏之學余甚慕而奇之而徐君機神敏給於天人性命事物精粗之理他人經年歷紀而未喻者一日即了其得於天蓋厚不但人力之勤也然君於易書之變本由象數以通理而象數者起于無而寄于有理者妙于有而歸于無寄于有者其變可知可言歸于無者不可知不可言也人之可知而言易之變固不止于四千九十六人之不可知不可言畫之一不必三卦之八不必六十四可也古人老而學易易又爲憂患作徐君涉世益熱刊落輕銳而復諗之蠡乎蠡乎其游于聖人之海有不爲夜光乎

左氏窺班序

夫子沒遺言之著于世者爲經學者各爲說以通之通之不得則反諸經惟夫學春秋則異是左氏公羊穀梁三家者與我肩隨而學夫子者也後世信於其言乃過夫子三家之中左氏之徒謂其師逮與夫子同世信之尤確而春秋反爲疑經夫左氏者豈曰真足以蔽春秋哉緣其文勝學者有求於

左氏而無求于春秋故耳余于近世得折衷左氏之書二編曰晁吏部雜論曰呂著作後說晁約而通呂博而覈嘗欲依倣其法刪繁去滯定爲一書以達于春秋之義而力未克也年來倦學葩葉凋槁以爲二編之法雖在所舉而江南研經家自歐陽公以來皆直取春秋爲斷甚者尚疑今之春秋出于魯史本文者不可盡攷無問左氏因知學廣者疑固多如登千仞之峰舉足愈高而見愈雜如遊四通八達之途奇珍異貨目眩而不即定要其定而不雜久然後自得之耳葉君正道以左氏窺斑示余余讀之猶愛晁呂時也問書之所繇成則方諸儒汲汲科舉之年君已脫稿久矣嗟夫此豈若余年少退惰不自力者比邪君名某台寧海人

于景龍註朱氏小學書序

余兒童時聞鄉里老儒先生以小學教授者纔四五家每講課罷雜試河圖洛書之數若堯典閏法禹貢賦則周禮兵制之類又少暇則都講口授顏氏家訓少儀外傳等小書故諸生略有姿性者自未冠以前而諸成人之事皆已槩舉於時朱氏書猶未盛行浙中時從人傳鈔之以相啓發恍然如揚雄問方言蔡邕見論衡之喜及甲辰乙巳間有用其說取甲

科者四方翕然爭售朱學而吾鄉以遠僻方獲盡見徽文公所著書大抵諸書惟易本義四書註小學書最爲完備其餘或未經脫橐或雜出他手非全書也今三書者惟四書家有人誦之易本義真知者絕少而小學書最益於人人無讀者良可憫痛于君景龍生于文公闕里年齒長大而好深沈之思獨取小學書句釋章解欲以行世美哉其爲人乎余也少而遠遊長而亟仕不惟學不俟成而併與兒童之所得而失之固于君之罪人也哉天啓其衷方自悔咎幸于君書成則願秉燭而學焉屬書序引謹筆諸其篇端云元貞乙未季秋

朔旦

補遺陸宣公奏議精要序

有陸宣公奏議精要三卷宣公吳人以純誠直諫嘉猷遠識學行政術爲唐忠臣未嘗以文名也其言亦止緣當時利害而發非有垂世傳遠之意而眉蘇公父子亟慕而學焉大蘇公遂取其書進之經筵以備講讀自是以來學士大夫以諫諍者尚其慤實以詔檄者尚其明達以書判者尚其果決以讞議者尚其詳盡而宣公之書行矣夫以宣公之誠之才之識之學發而爲文在其當時雖嘗暫用而蔽於昏復怵于讒



那至于蒙疑負累偃蹇困躓視同列材名下已而位宰相者  
滔滔皆是獨不得久立于朝而卒以罪死死數百年其書始  
盛行于天下則于宣公可謂無負而懷忠抱朴之士行不愧  
神明信不欺豚魚一時偶不遇於其身者亦可以無悔矣嗚  
呼噫哉然自唐史稱宣公議論炳如丹青者已數十百篇今  
之所存卷帙猶爲浩汗故窮檐白屋之下沈潛雋永無所不  
可而簿領劇繁刀筆倥偬者卒然窺之有不得其涯際余友  
蘇臺陸君子順乃採摘其精語要義聚爲一編以便觀者萬  
目之網挈綱而皆舉千口之室入奧而不迷余爲之深嘉重

歎不獨喜吳中陸氏淵源之有致而由今以往使人人不憚  
煩于宣公之書因而熟復其用心行事將見草野懷珍者俱  
蹇諤之士臺閣結綬者舉端貞之臣於人文治化似不無少  
補云大德戊戌孟冬朔日

### 汴略序

古之通史者百家皆出于父兄先世聞見積累以得之若司  
馬班范劉李以降可睹已其有草野後流庠序遺哲辛苦採  
而後喻者則不在此限然及其至也精之以講學粗之以  
俱不病于匱乏故東方生三冬之勞而文史可以足用

陸賈賈山輩掇綴秦漢近事以資口辯而時人謂其知務此其效也汴梁立國百六十八年渡江而南又百五十年其間設施沿革本末條貫筆之汗青緘之金匱在承平時學者尚不能盡睹加以兵燬相仍典籍散失以余之涉獵記誦問咸淳景定中事首尾茫然不相聯屬而沉耳目疏遠者乎天台潘可大生又後於余質敏而志專學劬而識詣窮坐山谷授徒以奉親足未嘗出戶限之外而網羅舊聞自建隆庚申迄靖康丁未詳其記事之體附以辨論若范淳夫之唐鑑胡明仲之管見名爲汴略者三十卷又自建炎丁未迄德祐甲子

金天輔戊戌迄天興甲午撮提綱要名爲南北紀年者若干卷嗟夫如可大之講學豈非靈龜神蜃潛藏岩澤而光彩氛祲自見於外也哉使之進爲以用世何可揜抑而可大不願爲東方生陸賈賈山之流者也姑爲題辭篇端以發其槩云

急就篇註釋補遺自序

古之君子不以道廢物自一藝以上苟有所益於人雖農匠庖祝之賤猶身親爲之粵大聖人亦莫不爲若皇帝之醫藥虞舜之陶漁夫子之牛羊會計皆是物也夫古之聖賢豈以殫力疲肌爲異人之能也哉後之君子平居侈然論古先王

之道若不足爲而問之以目睫之事於其所服食於其所居處於其所游衍肄習有日與之接而不知其名義者焉豈不大惑耶余之幼也被沐父兄之教凡小學之所當講者幸而得其端倪氣昏質陋中道輒書年益長而悔之乃始拊膺持頰以自刻勵而文獻凋零微言就絕一時交友方共詆傷以爲不切于事每至耕鋤之餘酬畫之頃有觸于心必默識而私求之家罕書籍有急就篇一卷漢黃門令史游所撰唐宏文館學士顏師古所註又經新安朱先生仲晦所校自謂名本然而篇中正文絕無音訓註之所及疑義尚多竊不自量

爲之補其遺闕兼有異同之說載於左方嘗觀洙泗以來師友會辨皆互出所疑以相扣答然後理盡而學精使顏朱二公而在余固願得而面請也又惟古人著書動緣教戒而作此書本取急速成就其辭以便于童習而四民之業百用之宜靡不周究秦人以法吏爲師公私宦學轉相授襲故以吏文終焉儒者欲求漢學惟齊魯諸生訓註猶近古哉

左氏蒙求序

吳伯秀爲鄉校諸生時余與之寒同枕飢同竈比試于有司亦同業也然余性遲每得有司命題輒勉強營度至移晷刻

不能辨回視伯秀引筆書卷滔滔十已成五六矣又當是時  
學徒如林問疑請益者八面而坐人人得所欲越幾日榜出  
伯秀鬼然占居上游諸問疑請益者班班選中余甚慚而慕  
之以爲爲儒不當如是別十年余自太學成進士伯秀亦階  
鄉舉收禮官之科各相慰勞滿意年齒又皆壯強自度非碌  
碌必將有所著見于世既而皆失官家居流落顛頓積二十  
年顏蒼髮枯皆欲成老翁于是余始悔其舊業謀以筋力之  
勞辨治衣食尋計朦種樹書陶公養魚法之類而習之願此  
事亦非旦暮可就徒失之而已而伯秀學益堅識益深風節

益峻乃方闔門下帷躬少年書生之事取數千年興亡之說  
賢否之迹皆紬理纂緝成一家言惟左氏傳自其少時即已  
精熟蓋嘗取義類對偶之相洽者韻爲蒙求以便學者余讀  
之如斲泥之斤鳴鏑之射百發百返而不少差嘻乎異哉夫  
人之材力相去果若是遠乎伯秀蒙求成于左氏傳又有筆  
記通纂于毛氏詩又有集義等書次第皆且脫彙余雖坐前  
累不可望有所進抑攘臂于勇夫之旁垂涎于飽人之餘意  
氣固未已也伯秀名化龍今又字漢翔云

伍典蒙求序

古之學者自其孩童能言而所以授之之事詳矣然必至于十歲請習于外傳雖其篇數今不可聞大要不過詩書執禮之日既又俟其年愈長而氣愈強識愈明也然後始許之以博學蓋初不以饒饒口舌浮華爲急而惟恐誇根傲葉芟鋤之不早以爲終身之累而爲之師者又必學成行篤而不仕者乃敢居之故其前後輩之相成班班可攷其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此之謂也余爲兒時猶及先生長者而事之景定中時議罷童子科以爲齟齬之質而賊之以辭章記誦虛囂無益其說是矣而白首紛如者雷同一律僅不過以舉

子業相傳授其智復出童子科下識者病之鉛山詹仲美實生于衣冠之林長于文獻之府來杭以伍典蒙求示余其一事親其二事君其三夫婦其四長幼其五朋友典繫一章章繫百句句係一事詢其所以然則仲美嘗登故相江文忠之門而學于白鹿洞有觀于先師晦翁之說而爲此也嗚呼令仲美之書行充其言庶幾乎成人者有以教而小子者有以學乎屬余方以窮授徒見朋友間續蒙求何翅百家論其不畔于小學家篇數而可以養人之純心裨節固無踰此編者故爲之序云大德戊戌歲孟冬二日

昌國應君類書蒙求序

余五六歲時親黨間有中童子科者心慕之蓋其法以通念九經而復試中能文爲出身夫以江南東西閩浙淮湘廣蜀之大試者歲不過一二十人而中者不過一二人則亦可謂難矣景定咸淳中試員稍衆有司厭之以爲徒斲人之淳心而長浮慧廢其科不用因念取士之法敝矣進士科最貴最敝三舍宏辭次貴然亦皆編折成言以待問諧比虛詞以眩舉幸而得之則冀不次之擢非若童子真能淹誦羣經而試所能而後授一下士之秩而已自餘任子軍功吏員納粟之

類歲以累百計又所不論有司不敢廢豈皆愛其能哉重變古耳而獨靳于童子一二人何邪其亦不詳之甚矣童子科既廢三十年人諱之不習而風俗愈不加厚余以窮授徒江海上海鄉大夫昌國應君翔孫過之相與慨歎江南經術荒蕪紛紛朋儔中疑難滿胸而卒無所問是誰當執其咎者出其類書蒙求示余凡諸經之指篇標韻舉粲然在目汎濫而及于儀禮爾雅諸子揚雄之太元馬融之忠經莫不皆有蒙求自初本以來昉而爲之是不一氏其能散而完博而精固未有如此書者應君蓋景定咸淳前未廢科時童子也嗚呼難

哉余既序其書聞昌國宦學士大夫應氏實爲祖至參預公  
遂大其閭闕而應君問學氣行白首不衰方就家塾請合祠  
先賢天之欲昌其文以淑其徒者意未已也大德戊戌孟夏  
望後五日

奇童烈女寶鑑序

古諺有言教婦初來教兒嬰孩余垂髫時每得侍坐鄉父兄  
必聞其舉此二語以爲家誡爲之耳熟於時東閣西卷男誦  
女織氣象可入圖畫稍長大驅馳未倦而歸則見疇昔儒素  
之門僮奴輿馬姻連玉帛光艷薰燦一一無復舊俗蓋時尚

推移而禮之衰久矣史稱萬石君家醇謹不再傳輒廢而洛  
下索司徒子孫後皆以驕奢敗士大夫辛苦立門戶至此豈  
不可憐哉竊嘗思人之常情當其未縱也先生長者以片  
言隻語收之而甚易及其已決則雖有司嚴刑重法禁之而  
良難故古之人不問男女于其幼穉一步趨則教之習讓一  
飲食則教之知恥一祭祀則教之觀禮非固勞其筋骸而聒  
其視聽蓋愛之而納于善也想見當時少儀弟子職諸書與  
彤管女史之類朝吟夕諷亦如余少時所睹記而今去之數  
千年謬譯荒涼簡篇散脫何由復可髣髴庚子之春有吳興

故家張生煒于廢書中得所謂奇童烈女寶鑑者喜其有助  
于名教爲之裒廣釐茸板行以示人而微言于余余惟他書  
之行不行未必能損益于世而此書行則足以使人知童幼  
之身而必有所事閨門之行而必有所傳其于勸講學扶彝  
倫殊非小補遂從臾成之而併書所聞如右

程宗旦古詩編序

語之成文者有韻猶樂之成音者有均一也均法廢世以胡  
部新聲爲古樂韻學流人又以唐人近體爲古詩矣可不痛  
哉余嘗有意緒正其事以爲樂出于中聲與人之歌詩最爲

不遠三百篇國風雅頌可以被絃歌薦宗廟者本不求如後  
世音切之備然當時人之誦念精熟士大夫尋常叙述邂逅  
寄託必取斷章一二以流暢其意者諸成文而有韻故也漢  
魏後詩猶入樂府過其理到處流傳至今兒童婦女輩能諷  
之興起若如今人直謂之無詩無樂可也宛陵程君宗旦老  
而篤學取唐虞以來諸經傳語之有韻者目爲古詩一編以  
誘激後進其意若與余合爲書梗槩卷後而歸之元貞乙未  
秋八月日

趙子昂詩文集序



吳興趙子昂與余友十五年凡五見必以詩文相振激子昂才極高氣極爽余跋之不能及然而未嘗不爲余盡也最後又見于杭始大出其平生之作曰松雪齋集者若干卷屬余評之余惟人之各以其才自致于世必能相及也而後相知必相知也而後能相爲言余于子昂不相及而何以知何以言乎子昂曰雖然必言之余曰必言之則就吾二人之今所歷者請以杭喻浙東西之山水莫美于杭雖兒童婦女未嘗至杭者知其美也使之言杭亦不敢不以爲美也而不如吾二人之能言何者吾二人身歷而知之而彼未嘗至故也他

日試以其說問居杭之人則言之不能以皆一彼所取于杭者異也今人之于詩之于文未嘗身歷而知之而欲言者皆是也幸嘗歷而知之而言之同者亦未之有也子昂未弱冠時出語已驚其里中儒先稍長大而四方萬里重購以求其文車馬所至填門傾郭得片紙隻字人人心愜意滿而去此非可以聲色致也而子昂豈謂其皆知我哉故古之相知必若韓孟歐梅同聲一迹綢繆傾吐而後爲遇而後世乃欲望此于道途邂逅之間則又過矣余評子昂古賦凌歷頓迅在楚漢之間古詩沈潛絕謝自餘諸作猶傲睨高適李翱云子

昂自知之以爲何如大德戍戍仲春既望

尚書小傳序

古之君子欲明道于天下者不能使人無異而嘗惡人之苟同以爲異則道可因人而明苟同之情雖一時懽然無失而初不能以相發故以仲尼百世師西家之鄰夫猶不知其賢而鄉國之人至以爲不知禮故舊交游門弟子之徒雖達如原壤賢如晏嬰親且久如仲由陳亢猶或愕而疑之及乎事久論定則亘古今之遠窮天地之廣家傳其書而人習其道此豈人情眉睫旦暮之所可期哉徽士大夫嘗爲余言未文

公無恙時同里閉有雙溪王先生炎字晦叔亦以學行爲諸儒宗兩家議論時相糾切文公既沒而諸生方脫黨禍起而尊獎先說非朱氏者皆廢格不用王先生之書與其爲人後生輩不及盡知以爲惜余不暇論其何如也己亥之夏有王君傳自京口來以尚書小傳五十八卷相示蓋雙溪先生所著而于君爲四世矣曰自吾先君子遭喪亂遷徙不一舊物皆不得存而此書儼然獨完竊自喜幸余以餘隙稍取問習其發蒙之義破的之辭大抵訓詁家所未及文公居閒多於諸經釐正不遺餘力而獨尚書及春秋遜避若有所待先生

此書稿脫于開禧末而板行于嘉定初于時文公易筭之曰  
既久假令尚在必相與綢繆桑梓雅舊相樂當有莫逆于言  
辭文字之間者殊鄉晚出各立名字驟開門戶遂生異同之  
論豈復一一盡出其師意耶且經師自漢以來專門尚不相  
一惟其不相一而真是出焉而今人謂獨視單聽可以盡天  
下之耳目無是理也王先生又有易上下經解六卷易繫辭  
總說若干卷余次第將盡求而學之大德三年四月日

天原發微序

古之言天道者必兼人事自羲和來絕地通天以前書傳之

所睹記不可考也由是而有歷象有律呂有龜策有祠祭礫  
禳盟詛之類其法與仁義道德紀綱制度之說通行于世至  
其緒聞餘論春秋之季猶人人能道之先儒有云河圖洛書  
聖人以神道設教通經者病其固豈天人所以然之故在當  
時小人之所易喻而後世搢紳先生以爲深遠而難言耶天  
之未喪斯文而仲尼出仲尼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至哉其自爲言乎再傳而子思子明之曰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而充其極至于三千三百禮樂之美  
九州四海聲容文物之盛而其妙又歸于無迹又再傳而孟

子明之曰知性則知天曰存心養性以事天而諸事一一以天行之能治其人曰天吏能自治其身曰天民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爵曰天爵道之將行而爲堯舜也曰天使之道之不行而退不失爲孔氏徒也曰天止之嗚呼至乎哉秦禍息漢學興傳言者雜災祥讖緯尚象者拘巫史推步明理者溺清虛釋老千有餘年之間學者醒行寤語謗天爲茫茫無預吾事於是有周程張諸大儒同時參立于隆平之代藥其狂昏震其冥聾迨其說之流傳未久而將惑也又得新安朱子卽爲之釐析剖決然後微言要指粹然一趨於是瞭然而無復

遺憾士之幸而逢于其會亦可謂如天之福矣而奈之何學之者又以易廢城闕之童耳熟而心荒市朝之夫口然而身悖前所謂秦漢以來之弊夫何以相遠余行憂患展轉百折竊意深山窮谷中輕功名拙進趨之士必有精其學而藏于家者一日新安方使君出其平生故人鮑景翔所著天原發微五卷相示讀之自太極渺茫之始至于行之所倚氣之所使數之所起器之所擬精粗內外無所不紀而綱提領挈出于使君指畫不少景翔嘗以鄉貢進士一詣春官不售歸食貧終身鄉長者提學鄭君孔明館穀之朝夕與共講學書成

遂爲板傳之以成其勤名以慰其遺志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詎不信然屬使君已爲序俾予附書其後謹不敢辭

### 先天圖義序

自漢儒易林之傳絕而士大夫一切以理談易幾二千年如  
揚子雲太元虞仲翔納甲關子朗洞極魏伯陽參同契之類  
往往皆古人象數之餘說而學者疑其近于歷家方士弃不  
肯習迨至近世乃有太極先天二圖于易最爲深密然非濂  
溪康節闡張于前考亭朱先生尊獎於後則二圖者安知不  
以疑廢今二圖既皆顯行于時而今談先天者猶不如太極

之盛何也太極以理先天以象數理易喻而象數難精前賢  
所以有狗馬鬼神之論也余之少也固習于科舉長也阨于  
憂患又生窮鄉僻邑無所師受亦莫能聽受其說山陰嚴養  
晦以四十九圖相示方員之象縱橫之數不勞執比一一昭  
合而陰陽往來動靜消息之理開卷可一目而盡是其于濂  
溪康節考亭之學可謂叩其疆藩而窺其堂室矣世念漸空  
幸有餘力可以償平生飢渴之願當從養晦卒業焉

### 老子原旨序

右老子原旨三卷當塗南谷杜君所著註老家多矣亦有出

于名儒大老之手而人無傳焉豈故略而遺之耶緣其中未能釋然于老子之學而務矯其辭以合吾意毋怪乎有所扞格齟齬而不能通也儒者疑老子道德仁義與禮之說又憂禍厭亂自爲也過多又謂老子非神仙無久生不死者以此數說積于胸與今之言老子家異譬如越客楚服澤居之人而評陸產安從而折其衷哉余嘗與杜君商略此事杜君脩然而笑曰是烏足以疑吾師乎凡吾師之事吾知之若他人則何由知之吾師歷年多最後爲周柱下史其著書某章指某事某章指某事類古史因畫出其原旨諸所云云世儒窮

年敝紀而不得者一一傳其師意縱橫出入無所顧慮嗚呼世無老子之學即已耳必若欲崇老子之學其書當自老子之徒自爲之吾夫子獨善時門人高弟身親受業然目未瞑而難易同異之論紛然而起後來殘編斷簡同門彼此相違者又所不算蓋皆以爲出夫子而卒不敢自以爲是而又暇強知老子意而註其書耶故道相若則能相爲知智相及則能相爲言杜君黃冠師不事煅煉方藥役使鬼神察其意似恥之而不言至于談笑王侯之間遊戲榮名之外逍遙委曲以退爲體以忍爲用變化無礙委蛇若虛是庶乎能爲老子

者若余也何足以知之若余也何足以知之

### 王伯善農書序

世人嘗譏嘲儒者無所用心以爲必不得已寧退而躬耕野間  
爲農以畢世猶爲無所愧負余每隘而非之使儒者誠用將  
無民不得業而農預其數矣安在栖栖然親扶犁負耒而後  
爲善昔者仲尼鄙樊須孟軻闢許行良爲此耶丙申歲客宣  
城縣聞旌德宰王君伯善儒者也而旌德治問之其法歲教  
民種桑若干株凡麻苧禾黍牟麥之類所以時藝芟穫皆授  
之以方又圖畫所爲錢鎛耨耬耜耨諸雜用之器使民爲之

民初曰是固吾事且吾世爲之安用教他縣爲宰者羣擲榆  
之以爲是殊不切于事良守將賢部使知之不問問亦不以  
爲能也如是三年伯善未去旌德而旌德之民利賴而誦歌  
之蓋伯善不獨教之以爲農之方與器又能不擾而安全之  
使民心馴而日化之也後六年余以薦得官信州伯善再調  
來宰永豐永信近邑余既知伯善賢益慕其治加詳伯善之  
政孚于永豐又加速大抵不異居旌德時山齋儵然終日清  
坐不施一鞭不動勒一檄而民趨功聽令惟謹歲時屬耆老強  
壯問能從吾言試其具幸而能則大喜出卮酒相勸獎即不

能或怠惰不帥教輒輦感展轉引愧如不自容嗚呼真美哉賢  
而儒者之道所謂爲民父母能近懷而遠悅者有不當然乎  
于是伯善自永豐索其書曰農器圖譜農桑通訣示余閱之  
網提目舉華寡實聚顧舊農書有南北異宜而古今異制者  
此書歷歷可以通貫因爲序發其大指併附載所聞見以信  
儒者之用世皆非空言令是書行而長民者一以伯善爲法  
雖人頌子產邑歌豳風可也

禮部韻語序

余少時請益鄉先生問記禮家言春誦何也曰誦詩也曰誦

詩何爲也曰將以爲樂也曰夏又絃何也曰古之學官惟禮  
與樂其春夏皆樂其冬讀書亦將以爲禮也不特此也其學  
曰辟雍辟以明經雍以和樂其官有祭酒司業酒者行禮之  
物而業樂板也余于時頗領悟顧琴瑟亦不易爲惟詩爲近  
樂差可自力由是日爲之榮辱四十年人情世故何所不有  
而不至于放心動性而出于繩檢之外者詩之力也來江東  
有鉛山虞世民取平生所見古書之涉于禮者叶爲韻語欲  
使兒童婦女流傳成誦熟于口耳浹于心體將見朝昏節朔  
之儀不教而自行父師保母之訓無言而皆喻甚有功于人



其教固不淺淺而虞君之意亦云厚矣于是遂從之以成書而附余所知之區區係諸其篇端云

### 齊東野語序

齊東野語者吳興周子自名其所編書也周子吳人而名其書齊語何也周子其先本齊人也周子之客讀其書而疑之曰周子之辭謙耳非實也蓋昔者學廢兵起而天下談客悉聚于齊臨淄稷下之徒車雷鳴袂雲摩學者脩然以談相宗雖孟子亦當爲齊學者也然而能非之今之所謂齊東之云者非實辭也故莊周曰齊論爲滑稽漢高責齊虜以口舌如

斯而已今夫周子之書其言覈其事確其詢官名精乎其欲似郊子也其訂輿圖審乎其欲似晉伯宗也其涉辭章禮樂贍乎其欲似吳公子季札也他如稱舉旁引曲證如歸太山之巔而記封邱之墳也過矍相之圃而數射夫之序也凡若是不苟然也而豈齊東之云哉故曰周子之謙耳非實也周子曰我自實其爲齊非也然客爲我非齊亦非也我家曾大父中丞公實始自齊遷吳及今四世于吳爲客先公嘗言我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在齊也豈其裔孫而遂忘齊哉而又大父侍郎公踐敷六曹外大父參預文章之事出入兩制臺

閣之舊章官府之故事汎濫淹貫童而受之白首未忘失今  
弗圖恐遂廢軼古人有言人窮則反本若我者今非窮乎苟  
反其本則當爲齊故吾編吾書而係之齊何不可乎客曰唯  
唯則次第其辭以附于其書之末周子名密字公謹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八

四明戴表元帥初

序

潘可大孫子釋文序

始余疑孫子教吳宮美人戰陣非事實太史公承襲所聞括  
其竒載之耳及言為將西破楚八郢北滅齊晉事亦甚畧蓋  
古有是人善言兵不必其能自為兵也而孫子十三篇遂行  
於世後之能兵者因共宗之嗟乎夫孫子者豈非春秋戰國  
間恢詭抗拔人世不獨能兵者耶其書縱橫變化深而切博

而盡讀之使人好焉友人潘可大蓋修詞而好焉者也年方  
冠於書無所不觀而獨為孫子作釋文若干言一日袖以過  
余曰自吾為此書朋友始而駭焉什四中而疑焉什六卒而  
非且笑焉什八矣夫非且笑者是誠不知而疑焉而駭焉者  
亦猶未釋然於此也昔周之衰學士大夫失其所承凡能修  
明世教不畔於先王者惟仲尼之徒為然自餘為游談雄辯  
為狂憤著書最下為刑名計數諸家蓋人人而能言言而能  
文也孫子其言兵而文者歟夫既言而文故能勇變古人之  
法而自名其家由漢以來最名將如韓淮陰趙營平皆口傳

其語班班於策最奸雄如曹孟德至親為之議他可知矣然  
而其書之要曰兵以詐立以利動夫車馬資糧之輸賞罰部  
伍之節山川陰陽之宜不待武之智而能及之也必若以詐  
而立以利而動生人何罪焉後世尊其人專徇其法襲其實  
陽諱其名凡軒轅氏之子孫逮于茲累千百年為血為肉皇  
皇然終不能自必其命非言之文者為之乎於此復以文翼  
之譬若懼火之熄而扇其炎愈不知所終矣然潘之意非翼  
孫子者觀其書所折衷至稱仁人之兵主於除天下之害其  
殺之也所以生之諸如此類本孫子所未講而學孫子之家

所未悉持兵者得是說而行之則為湯武之舉談兵者得是說而推之則為伊呂之佐其心仁其術慎其於詐利也遠矣然則必若潘君之云然後可以論孫子哉故孫子猶或可廢而此書之意不可以不傳也君名衍翁天台人

大學中庸孝經諸書集解音釋序

儒者之說其精者為道德而粗者為禮樂刑政當三代以前雖世治有斷續而二說未嘗一日廢於天下書之所存者畧也周之既衰禮樂刑政盡壞道德茫然無所麗<sup>附</sup>夫子不得已始與其徒共詳之於書書詳而後世之託言者始雜然自其

徒相繼皆歿之後千有餘年徃徃常有窮經學古之彥不以世故動心枯然自守師說於山林草澤間宜舉一世不好之而不變聲薰氣染之久而亦或為人所採拾道德之緒餘禮樂刑政之髣髴因之而不墜者什五至于近代濂洛之派興於雜書之中定著其書通於夫子者曰子曾氏子思氏子孟氏而止三代之書存者曰孝經中庸大學孟子若論語又孔門之高弟共為之尤精者也為之披微文抉浮辭使尋源者不迷其精趨塗者不昧其歧有功哉濂洛之徒皆沒設者又雜考亭朱先生出又取濂洛之已詳者與其徒加明之故孝

經有刊誤論語孟子有集註大學中庸有章句以迨遠太極西  
銘通書之類凡斷編斷冊之關於義理者舉有訓解其徒之  
書余之資雖鈍猶得而窺之其徒之人為余之先生也猶得而知  
之顧歲月推移風氣變化資品行輩之尤鈍於余者則不及預此  
矣余也白首東來乃始獲聞番陽有雙峰饒君者嘗學於考  
亭之門人而於考亭之書鑽研探索纂述彙叙其意猶考亭  
之於濂洛也久之是州之儒者凌君堯輔與余遊余又見其  
箋詁疏釋問答圖辨而知其游饒君之門而於饒君之書又  
如饒君之於考亭也嗚呼茲非余所謂窮經學古之彥不以

世故動心而枯然自守師說於山林草澤間者耶堯輔歸而  
於是書也益弘其入謹其出幸且及於伏生申公之年其有  
欲聞道德禮樂刑政之說者不以屬君之徒而誰耶

### 仇仁近詩序

景定咸淳之間余初客杭見能詩人不一二數不必皆杭產  
也時余雖學詩方從事進取每每為人所厭薄以為茲技乃  
天之所以卑於窮退之人使其吟誼山林以洩其無聊非涉  
世者之所得兼余嘗隘而非之諸君子非失職安得為此不  
祥之言離去二十年復來事有不可言諸詩人皆盡而余恍

然獨行獨止如羈禽越鄉而無與羣如馬行過其故櫪裴回而悲鳴也嗚呼疇昔之歎豈不以此哉然猶未敢自斷何世無人何人無心特余交際先後疏數之間不足以得之久之屠君存博白君廷玉二君者皆疊疊志於古人皆不棄余而肯與之交私心自喜久之因二君得仇仁近也遂贈余銀成一巨編叩其藏未鋟者尚什伯於此余驚其多而服其善羨其敏而敬其密自是寓客中抑鬱不自暢不得與諸君晤語則取其所編張之案端行坐諷之以為快仁近又方力學期樹立以為千百年後世計視余區區相知於耳目間似不足

既竊自喜茲編之不絕於世而余猶及見之耳仁近詩余不敢託於知言就杭人求之比其盛時又過之無不及也余年視仁近不甚相絕而氣盡衰業不早就進退皆無足據幸君之相親庶幾諸君愈益見厚時時得新聞以洗舊蔽不敢望有名譽或藉以一樂稍稍捐去晚暮孤貧之憂即君賜大矣若君之所願君自得之余無以進君也

初寮王先生摘稿序

初寮先生左丞遺文前後集內外七十六卷李文敏公周文忠公為之序所以尊獎稱美之者至矣靖康之難公落南且

死子孫徃徃散居江閩間皆以材業通顯而臺閣詞章議論之臣一時收用中原舊族士大夫不誦習公文者以為野陋於是七十六卷之傳家有其書焉大德己亥夏余始識公之六世孫庭槐于杭問之云甚矣乎吾先公之澤將微也吾憂之然兵燬而猶寶藏其書惟是一二父兄之不競於力懼無以貽永者且先公仕政宣歷兩制登中司嘗以直忤蔡京父子被讒斥陷死地偶幸不殞而本末人不盡知頗欲摘取奏篇制草之有所關涉者別為一編以便傳覽其間闕楚越倡和之作實與棊山曾公吉父東萊呂公居仁龍門陳公去非

諸老相為鼓吹文獻之不亡繫此之故因亦附載編中子以為何如余惟公之言行名實布在天下耳目如膏梁綺縠其誰不厭飫被服而是編所謂餒其珠而踢其華者也遂相與贊成之而併書所謂詮擇之意如左是歲六月望後四日記

### 周公謹弁陽詩序

人嘗言作詩惟宜老與窮彼老也窮也事之嘗其心者多矣故其詩工人孰不願其詩工而甚無樂乎老與窮則夫詩之必至此而工者人之見之宜相弔以悲而顧好之何哉曰天固以是慰之也天以是慰之則凡人之得工於詩者命也非

其性能也詩之工非其性能而有挾之者是挾命歟曰是亦  
人也人少而好之老斯工矣其窮也亦好之而始詩工也其  
不好者雖老且窮猶不工也人之好工其詩且好老與窮歟  
余亦好老與窮者也然亦適遭之也若吾周公謹父之於詩  
謂有遭非歟公謹少年詩流麗鍾情春融雪蕩翹然稱其材  
大夫也壯年典實明瞻觀之如陳周庭魯廟遺器蔚蔚然稱  
其博雅多識君子也晚年展轉荆棘霜露之間感慨激發抑  
鬱悲壯每一篇出令人百憂生焉又烏烏然稱其為累臣羈  
客也公盛年藏書萬卷居饒館榭游足僚友其所居弁陽在吳  
興山水清峭遇好風佳時載酒設浮扁舟窮旦夕賦詠於其  
間就使失祿不仕浮沉明時但如蘇子美沈膺達輩亦有  
今皆無之雖其弁陽且不得居頽頽鬢離鄉索立而  
歌 歎如此而人方美其詩工不知於公謹何如哉雖然  
謹非 愈無以適其心予丙戌春道杭遇之氣貌充然不  
類有道術者此又非後主俗子之所可知也詩凡若干首  
係之弁陽示不忘土風云

張仲實文編序

者文之事余嘗怪世之能詩家常謙謙自託於不敢言文



而號者亦讓詩不為曰道固不得兼也嘻噫是何異於  
者曰吾曾為小兒醫婦人醫而不通乎他言兵者曰吾  
而不能徒吾能謀圍而不能謀鬪豈理也哉西秦張仲  
余誦其詩矣信乎其傑然者也交之二十年而始見其  
其叙事如諸葛公起草廬談鼎足形勢某當如是如是而  
無闕辭無剩語也其析理如吳公子札過魯觀歷代之樂因  
其所起而知其所止也其立教如嚴君平依卜筮勸人父慈  
子孝而各喻善也旨哉旨哉然仲實終不自眩鬻其纍帙巨  
編雲蒸錦組山翔濤湧而皆緣於人情時務若迫之而答不

得已而發此其趣量又有進於文者耶抑猶欲姑出入於謙  
謙自託者耶仲實生世家能力貧助學為進士能早不累於  
科舉縱交博覽意氣超卓而少年十許歲其材名何假余言  
而著獨感於所見為叙大略云

### 趙君理遺文序

吾鄉五桂堂趙氏以文翰科目起家兄弟皆為名大夫余晚  
不及識而識其後人澧陽使君之孫曰君理與余交最相厚  
也君理雖生世家貧與余同其處貧之策亦與余同鋤 援  
徒取羸筋骸以充餽粥如是積十數年家稍康始有意遠遊

以廣其成名嘗客崇德州理侯家衣冠鉛槧之士爭附之不  
二年以病歸里中輒死初君理與余遊雅獨好書見竒書傾  
囊倒橐收買不吝惜晝閱夜諷務欲蒐攬玩味而為詞章舉  
筆沉重整綜有元和嘉祐之風詩騷賦尤敏瞻應響如響然  
骨相清峭天台舒景高在黃甘余携見之景高私余問曾識  
歐陽公二蘇公畫象乎余應曰識則問君理何如余時以為  
景高好庾言斯人正不須若是嗚呼庸詎知其不祥之卜遂  
誠然乎天之多與人以才常少與之福故自古名能文人十  
有八九窮困坎坷廬陵公雖富貴比於同時兩府諸公猶為

未遇二蘇顛頓有不可言至其門第非不竒麗秀偉誰復如  
意獨身後聲名赫赫能千古令人歎仰此福固將安用君理  
死十年其弟幼宣為之收拾遺稿託余為序引余知君理早  
凡所撰述多為鑑史而惜宣求之未盡今之奉化於古為鄞  
今之鄞古乃為鄞君理嘗為古鄞志大佳亦不在卷中宜使  
廣詢之

### 陳無逸詩序

余年二十四五時識龍泉陳公于杭自是展轉離合八九年  
得間無不以文字相聞然未嘗說詩龍泉公居湖晚年歸湖

既沒而余始識湖之秀民竒士能詩者數人數人詩皆清嚴  
有法度竊怪之蓋雖科學廢人人得縱意無所累然未應頓  
悟至此久之識公之諸孫無逸始間得龍泉詩讀之然後乃  
知湖人之於公良有所受而公平雅善為詩中經憂患寄託  
益廣但不喜誦誇於人而獨家庭里閉子弟時時竊聞之耳  
最後戊戌歲與無逸同客杭始又得讀無逸詩無逸之詩視  
其祖天閑之駒朝生而知步田玉之禾晚耰而同熟也視其  
鄉人冰蠶火布起塵煤脫垢燼倏然而潔也於是絕慕與無  
逸遊而無逸以家世故猶若未棄予者或攜手秋郊行吟或

抵足夜榻臥諷或杯觴探籌或硯席點彙歡諧怨對舒適困  
促一一共發之於詩余年衰學放心而成遇手而得蘭蒿  
雜揉璠玉混襲有一時欣快出之而徐即增報自悔無逸盤  
旋營度一字不圓不脫口嘗笑問何苦乃爾無逸亦笑曰吾  
自吾苦也吾苦何容外人知之余退而味其言真陳氏詩種  
也至是歲晏將別忽傾囊出數十百篇示余求余評余惟區  
區之言必不足以重無逸而交情世好實深相知有如所陳  
者乃為登載梗槩其篇端云

李時可詩序

余自五歲受詩家庭於是四十有三年矣於詩之時事憂樂  
險易老穉疾徐之變不可謂不知其槩然而不能言也夫不  
能言而何以為知詩然惟知詩者為不能言也今夫人食之  
於可口居之於佚服之於燠而遊之於適誰不知美之問其  
美之所以然則不得而言之昔嘗有二人射其一百發百中  
若矢生於手而候生於目其一時而中焉時而中者每中輒  
言百發百中者未嘗言也揖百發百中者問之其人啞然而  
笑曰吾初不知吾射之至此也問可學乎曰可學而不可言  
學之法固問之曰日射而已矣夫學詩亦猶是也故余平生

作詩最多而未嘗言於人亦不求人之言今年辛卯春余來  
吳吳士李鳴鳳字時可以其詩示余余以前說告之時可曰  
雖然必強為我一言蓋時可之於詩勤類余居家窮類余窮  
而不廢業類余往年吳中熟時可携書就食諸公間東家饁  
幣西家發廩妻孥終歲充然無不悅之色而今此樂何可復  
得時可間闕憔悴猶日為詩自娛為詩必擬古自近古名能  
詩人陶謝以來之作規模畧盡故下筆輒無今人近語時可  
之於詩其視余殆可謂莫逆於心者耶嗟乎時可休矣今與  
時可別更五年三年相逢於江湖之上樽酒班荆握手道舊

當亦恍然於吾言之非誣矣時可識之

胡天放詩序

嚴於浙中為佳州竒山惟攢清流練飛世之騷人稱之有錦  
峯繡嶺之目迨至於淳安則佳益甚山叢而益竒川踈而益  
清異時余嘗識其間知名者數公衣冠笑談楚楚然稱其山  
川者乎然當是時諸公之文章方期於用世無有肯剗心凋  
形沈埋窮伏而為詩者山川雖佳其煙雲烏朝夕真趣不過  
散棄為漁人樵客之娛而已兵戈以來游宦事息乃始稍稍  
與之相接而前時諸公訐謨典策之具亦且倚閣無用呻吟

憔悴無聊而詩生焉去年春識胡天放天放者淳安諸公中  
之一人也讀其詩獨無呻吟憔悴無聊之聲焉余疑而詢之  
蓋夫天放生二千石之家而甘簞瓢之操懷四方萬里之志  
而存丘壑之好自其童年厭薄世祿踈擯舉子已孰為詩今  
之所編稿欲十易於乎美哉乎余於天放交游視淳安諸公  
為晚古人有言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余於天放獨安得而無  
言乎天放名僑

張君信詩序

人之於藝苟非其攻而好之者則不能精余少時多好好仙

好俠好醫藥卜筮以至方技博奕蹴鞠擊刺戲弄之類幾無  
所不好翰墨几案間事固不言而知也然皆不精惟我攻詩  
最久而異時以科舉取士余當治詞賦其法難精一精詞賦  
則力不能及他學在杭州見異方之精詞賦者莫如閩士閩  
士中有尤精者焉當是時張君信閩士中尤精詞賦之一人  
也余既早成進士去益為詩君信雖精詞賦遇大進取輒不  
利然亦數數為詩嘗以贄見其鄉先生陳性善學士陳學士  
戲日子欲持是上春官乎君信慚之棄其詩復專攻詞賦而  
科舉廢矣於是君信若慍若狂始放意為詩不復如前却行

顧忌辛卯春余來吳君信盡出其所作累百篇相示酒酣氣  
張音吐清暢余為擊節從容停蓄雋永惟呼適哉雖然余於  
君信皆漸老矣余自追念少年血氣盛強時所好諸藝皆為  
無益幸而不精雖精於詩亦復何用曾不如醫藥卜筮方技  
猶可以自給蹴鞠博奕之流猶為人所愛幸東方生歎陞楯  
郎之不為優旃太史公羞節士而尊貨殖非空言也君信此  
事姑止聞新年移家湖上為我種魚千數頭柵雞園猪令牧  
養可作百十日具藝秫釀美酒數石余以深冬訪子為子屢  
醉不一從來二曹父子淵明太白精於詩者無一詩不及酒

余二人亦可緣此縱言乎君信名革

張仲寔詩序

異時搢紳先生無所事詩見有攢眉擁鼻而吟者輒斬之曰是唐聲也是不足為吾學也吾學大出之可以咏歌唐虞小出之不失為孔氏之徒而何用是啁啁為哉其為唐詩者汨然無所與於世則已耳吾不屑往與之議也詮改舉廢詩事漸出而昔之所斬者驟而精焉則不能因亦浸為之為之異於唐則又曰是終唐聲不足為吾詩也吾詩懼不達於古不懼不達於唐其為唐詩者方起而抗曰古固在我而君安得

古於是性情理義之具詳為訟謀而人始駭矣抗於東南為詩國之二說者余狎聞焉蓋嘗私評之詩自盛古至於唐不知幾變每變下愈而唐人者變之稍差者也今人服食寢處之物玩適之器不暇及古雖古不能信其必古但得唐人遺縑斷楮廢材散鏤數百千年間物即古之疑其攻能精絕亦喑喑歎羨以為不可及至於為詩去唐遠甚然談及之則不以為古誠古不止此抑克其類焉姑無深誅唐乎張仲寔循忠烈王諸孫在杭友中年最妙而詩尚最力強志多學嘗與廬陵劉公會孟徃復是能為唐而不為唐者也故吾槩舉諸

人所疑於古者告之亦以堅仲寔之學云

### 白廷玉詩序

日余得白廷玉姓字於周義烏往還書中其賦銅浮漚一篇尤清馴可念自是欲識廷玉逢人輒問之而廷玉授書北關數里外栖栖然窮書生耳時節一入城不能與故人從容立談而去則余無自而接廷玉焉一日儼褒博之衣忽來顧立余逆旅中辭傾意酣慨然有古人班荆之喜傾蓋之誠又出其自寫詩數十百篇贈余以有其以自重也愈益念之昔者杭為行都士非欲售其業者不至杭詩雖非千世之業而自

山林攻詩者一涉足於杭而遷焉若杭人之所自為詩則遷愈甚何也累於知也今夫士大夫之居游於杭者皆無前時之心而余之得玉廷與廷玉之得於余豈不亦有可言者哉廷玉詩甚似渡江陳去非而嘗諱言去非又特好記覽每一篇必欲令注波於六經之淵披條於百氏之畹誠放此不止余何云以得廷玉哉

### 陳季淵詩序

昔年嘗為人賦海東青詩有言此詩經斫雲公題絕似難復措手也併舉全章云云余記之不能忘來江東夾谷子括都



事以使杭經過席間及前詩始知為畸亭陳季淵所作季淵  
京兆人與遺完裕山元之同輩遺完盛推下之他詩文極多海青  
詩斫雲外尚餘七章皆清豪可諷既而子括云歸杭將倡率  
朋友之知畸亭者盡刻其所藏以傳會郡守朱候侯適同其語  
忻然屬意以為不煩他人遂下諸學官為之彙叙釐正登載  
版本凡得古賦一古詩六律詩九十四絕句七樂府三自古  
文人才士能以著述名字聞於後世要自有不可泯滅然亦  
豈無不幸而不自傳者如杜子美稱薛華長句至與李太白  
相埒而華無一語行世計當時留連顛倒淋漓揮寫歌闌興  
盡不自收拾而諸公雖相賞愛或者不免脫落散失故為是  
可惜耳然則是編之傳不但後生可以想見中原文獻之美  
如夾谷君之尚友朱候之好事皆不易易得也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九

四明戴表元帥初

序

湯子文詩序

丹陽湯子文官余州時余方為民萬山中勢不得相往來而子文數數以詩見交余重謝其意而心賢之闊絕十五年以為子文去而翱翔江湖之上當已執士大夫之珪乘客卿之車而開通侯之封久矣辛卯孟春忽邂逅于錢塘逆旅握手問寒暄竟復出詩若干篇相示曰自去子州所辛苦極力而

得者纔此耳余讀而味之則子文詩肆麗清遠乃一如丘園  
書生山林處士之作搜羅虫魚抉摘煙霞幾相忘於前日之  
為者嗟乎子文何以若是然乎富貴不足道然得而處之亦  
良不易使子文十五年之間幸能如衆人有所成就不過亦  
如衆人徒勞而已何苦勞於詩耶此事勿論論切於詩者余  
自學詩來見作詩人諱寒語兼不喜用書云二者能累詩是  
矣然古詩人作寒語無如淵明最多用書無如太白子美而  
三人詩傳至今不見累之也今吾子文詩二禁俱廢尤有爽  
然於余心者哉子文所居丹陽古詩圃今交游風流可稱者

有誰其江山高秀余平生雅愛遊處也旦夕從子文歸而求  
之詩在是矣子文名炳龍

### 陳晦父詩序

世多言唐人能攻詩豈惟唐人自劉項二曹父子起兵間即  
皆能之無問文士至唐人乃設此以備科目人不能詩自無  
以行其名故不得不攻耳近世汴梁江浙諸公既不以名取  
人詩事幾廢人不攻詩不害為通儒余猶記與陳晦父昆弟  
為兒童時持筆索出里門所見名卿大夫十有八九出於場  
屋科舉其得之之道非明經則詞賦固無有以詩進者間有

一二以詩進謂之雜流人不齒錄惟天台閩風舒東野及余  
數人輩而成進士早得以閒暇習之然亦自以不切之務每  
遇情思感動吟哦成章即私藏箱笥不敢以傳諸人譬之方  
士燒丹煉氣單門秘訣雖甚珍惜往往非人間所通愛久之  
科舉場屋之弊俱革詩始大出而東野輩憔悴老死盡矣余  
亦鬢髮種種晦父在當時年最少且復五十餘作詩方工天  
固將遲其成使之行名以遇於世乎晦父詩凡若干卷疇昔  
已經閩風翁稱道者余不復舉舉自括蒼以來縝而通清而  
有餘妍編諸唐人庶幾升堂而入其室者也大德丙午孟冬

三日敘

洪潛甫詩序

始時汴梁諸公言詩絕無唐風其博瞻者謂之義山豁達者  
謂之樂天而已矣宣城梅聖俞出一變而為冲淡冲淡之至  
者可唐而天下之詩於是非聖俞不為然及其久也人知為  
聖俞而不知為唐豫章黃魯直出又一變而為雄厚雄厚之  
至者尤可唐而天下之詩於是非魯直不發然及其久也人  
又知為魯直而不知為唐非聖俞魯直之不使人為唐也安  
於聖俞魯直而不自暇為唐也邇來百年間聖俞魯直之學

皆厭永嘉葉正則倡四靈之目一變而為清圓清圓之至者  
亦可唐而凡<sup>久</sup>朽中捷口之徒皆能託於四靈而益不暇為唐  
唐且不暇為尚安得古余自有知識以來日夜以此自愧見  
同學詩人亦頗同愧之頭白齒搖無所成就來上饒得新安  
洪焱祖潛父潛父詩優游雋永處不減宣城沉著停蓄往往  
豫章社中語視永嘉雕琢俯手而徐就之耳為之驚喜贊敬  
恨相得晚而潛父之年非余所及謙躬強志於書方無所不  
觀於理方無所不究誠若此其升階而趨唐入室而語古不  
患不自得之余慙矣不能從也大德八年九月朔日

許長卿詩序

酸醎甘苦之食各不勝其味也而善庖者調之能使之無味  
溫涼平烈之於藥各不勝其性也而善醫者製之能使之無  
性風雲月露虫魚草木以至人情世故之託於諸物各不勝  
其為迹也而善詩者用之使能之無迹是三者所為其事不  
同而同於為之之妙何者無味之味食始珍無性之性藥始  
勻無迹之迹詩始神也余自垂髫學詩以至皓首其間涉歷  
榮枯得喪之變是不一態詩之難易精粗深淺亦不一致雖  
不敢自謂已有所就然不可謂之不勤其事也方其勤之之

初顰呻蹙縮經營轉折幾亦自厭其勞苦及為之之久積之  
之熱則又幡然資之以為樂戊戌之冬遇錢塘瑞石山許長  
卿於逆旅中與之商論及此長卿曰夫我則亦然蓋長卿生  
於二千石之家嘗通金馬門之籍從下士之列而游東諸侯  
之幕府最後遂為文相國知用志既不展則幅巾布衣浮沉  
民伍故其詩徘徊窈窕情鐘意劇如高漸離李龜年之過都  
歷國驚欣而悽愴也噫嗚慷慨神張氣旺如唐衢莊舄之懷  
人思土若不願居而中不能什也登山臨水留連暢洽如宋  
玉司馬相如之感遇而有所適也掃門却執呻吟況著如虞

卿馮衍之獨行無與而莫之悔也嗚呼茲非余心之所同然  
者耶茲非人情世故之所託於無迹之迹者耶雖然長卿之  
齒在余後而才氣在余先非泊然無用於世者不得以余為  
比無室家極力孝養其母扁舟往來吳松震澤間鸞翔水峙  
見之使人毛髮清竦旦夕幸西游或當就而問之此中多車  
馬塵非論詩所也

### 李元凱詩序

括蒼諸老先生之賢而文者余猶及識長山葉公其稍後則  
梁君子奇又稍後則華南伯胡國器與余相莫逆者也當是

時括蒼衣冠名宦焮起為執政侍從諫諍官者六七輩不止浙河東西僑儒寄客依之成聲然至於談鄉曲學問淵源本末則諸公歎然各有所避讓每私居盛集長山翁幅巾癯肩專席中坐南伯國器之徒攝齊群趨執簡交叩如師弟子惟子竒以嫌在遠不得至會所觀其一時會合風致浮沉雅俗餐吐華實真如建安鄴下元和郾城之適而今想像何可復得庚子春有李元凱舜臣過余吳山坊中蓬蒿風雨之舍問其年與余同甲子也問其業與余同詞賦也問其居括蒼問其族其父兄疇昔與余同集於長山翁之席者也於是元凱

老而好詩呻吟囁嚅心愈勤而身愈窮又不得寧其居而游其事種種有與余相類者及為詩之曲折悲歎炎涼之感或衰腴瘠之變疾徐繁簡古近之發開懷抵掌顛倒傾盡亦往往與余合嗟乎元凱乎夫身既已老而窮而方好詩以遊遊將何之而詩復將為何用顧為詩亦窮不為之亦窮吾人姑毋尤詩惟遊當少止元凱歸山中疏少微清冷之風以為絲笙醜石林沆瀣之泉以為醪漿委蛇行吟徜徉醉歌詩不少康乎為我問訊長山翁子竒南伯國器之徒之子若孫其亦有可與元凱同遊者乎

董叔輝詩序

吾奉化前百數十年時地理去行都遠士大夫安於僻處無功名進趨之心言若不能出諸其口氣若不欲加諸其人閉門讀書以遠過咎耕田節用以奉公上雖無當塗赫赫之名而躬行之實為有餘矣渡江以來鄉老之書天官之選信宿可以驛致加以中原僑儒裹書而來卜鄰而居朋儔薰蒸客主浸灌編戶由明經取名第者十有八九可謂詩書文物之盛而過飾之器必渝素其倍華之末易賤其根於是平時恂恂自重之夫濯纓鼓篋為時而興居有喧謠諷歎行有通名

投贈聲華氣韻豈不愈偉求其復為前日恂朴默訥之俗何可得也董君叔輝之族為硯溪寺下潭頭三院當其盛時儒衣乘軒飛蓋者幾累百年然諸老大抵專以躬行明經為本故雖門戶俱相頡頏鄉閭乃最稱獨為長者至於詞章學問淹注發泄無所不具而不肯琢刻鏤繪而為歌詩謂之江湖技癢耻而笑之以余所聞惟叔輝之遠祖耐叟參軍有集藏于家其詩近樂天近世靜笑翁方嚴簡重不輕語語出必該涉名教其詩近康節少允鄉貢公每見人即說張武子姜堯章作詩家法而不作詩即今文獻淒涼前後行輩荒落殆盡



而叔輝孤承大宗遠紹墜業窮居教學之隙大試其力於詩  
詩之成家無一不學而尤酷好余作見輒稱獎余投老空山  
單行無徒亦喜叔輝時時佐之值一篇成相與倚桐葉為歌  
而折竹枝扣牛角和酬以為樂及是以嚼蠟編示余求評余  
評不評於嚼蠟編未能輕重抑蠟之成非一味叔輝之世其  
醞釀之積採擷之勞非一朝一夕矣遲其熟而嚼之其甘苦  
辛酸之變亦已詳且悉矣故余惓惓先之以諸老躬行明經  
之本若食之祭先炊飲之祭先酒然不亦可乎

趙生詩序

曩歲余遊金娥山中值天大雪上下岡澗一色急投寺門回  
顧已無行蹤寺僧歎余附大坐定問案間何書乃張武子詩  
一巨編因取諷之窮昏晝不厭僧見余嗜之甚云有能詩趙  
翁家去此可三十里許甚恨無晷刻從容機便不得相接叙  
翌日晴上大梅山訪保福護聖趙翁在焉蓋余里閭前輩出  
所為秋汀詩詩中交游名字徃徃有白玉蟾紫崖諸公亦及  
交張武子父子甥舅間相浹余心異之夫白玉蟾以仙紫崖  
以俠張武子以文今人談此三人令人脩脩然有宇宙外意  
趙翁周旋其間良可人哉遊大梅山歸後翁死翁之子景嵩

又能以詩示余余晚學不能知詩而知世間如白玉蟾紫  
崖張武子諸公必尚有盍往遊而求其人乎

國南仲詩後序

時國温州使君官錢塘余方弱冠嘗熟遊其門值衣冠盛  
鄉人自寧海至無慮累十數人人以為詞宗賦伯談辯縱  
無所避獨胡俊甫舒東野在坐則衆客停咏聽其談嘲以  
然二公多說詩當其時自二公外諸君皆薄詩不為使  
席端兩容之余間起遮使君挑二公欲私有所問輒搖  
語然余心知其不必語也俊甫窮布衣得一官歸

死使君歸自温州亦即棄我去獨東野老壽巍然高臥閩風  
香巖上三十年浙河以東學詩者朝暮至余以貧賤逐食時  
時得一相過從聞去歲又亦棄我去矣嗟乎余之恹恹乎其  
處於世豈曰不遇而今若是乎於是零丁忡悞神消氣懾若  
孤行無鄰若中渡奪楫有儒學子索詩一編邂逅錢塘客舍  
叩之其居寧海其氏國其字南仲其名煇蓋使君季子而余  
故人也發其編閱所為序東野人也問嘗識俊甫否曰吾鄰  
且父友也遂而計其言當余在使君傍問詩二公時君垂髫  
踉蹌知狀也余為喜慰甚喜以幸使君之有子慰以私其孤

窮而將振其陋也然君方欲余評詩君詩本有家法又經鄉先生二公爐鑪風姿格力已超脫凡近至於年加境變則識當自長此非他人可預雖使君與二公之初亦不以語余也然則是行也君歸而行吟坐嘯於南岡北澗之間脩然而喻矣

### 長汀和漁歌序

長汀和漁歌者州判官吳公熙載之所作也奉化之為州其右連南明跨沃洲陰岩困盤崇嶺壘積行人經從值天凍冥非篝明挾羣不可以縱適其左蓬萊瀚海育風駭浪吞翻吞

噬晝夜變態雖好遊之客亦不得安意而處惟州之背腋通塗坦郊乎達於北渡不五十里而清溪貫之紆徐縈迴水行者以舟程折計凡七十二汀近州之汀稍長謂之長汀汀人多漁每風休月淨時輕蓬小艇往來如織忽窈窕聞漁歌聲與鳴榔相交意像森峭非復人境汀中父老又相傳唐時有葉法師修真結壇汀津而白龍嘗來聽法又憨僧持布袋行丐市井一日因裸浴汀潭而人見其背上有眼驚怪禮拜稱為古佛雖非事之必有要其山川元氣噴薄隱見自應為仙真神佛之所棲託熙載之從事於是州長官之賢者禮而懽

之專者簡而安之吏民之能者親而孚之不能者柔而勸之  
故居其職少勞而多暇獨喜為詩詩成名之曰和漁歌歌不  
能為漁作而作之趣與漁合又實常以公檄過從漁汀諳其  
風俗嗜好音節態度出語輒能道漁意汀漁安公之政樂公  
之為人見公之來喜動眉睫往往詩方脫編而汀漁已傳相  
成誦自下車至解印通作若干篇清純縝美如其性行一一  
可繕錄昔元次山有浯溪詩劉禹錫有湖南竹枝歌近世名  
賢宦跡所歷惠愛不可忘者皆詮其篇章長汀之歌其為吾  
州琬琰之鎮笙鐘之編乎至大改元之季春既望敘

朱伊叟詩序

往時吾州鳧磯劉良佐有詩名其詩多山林田野之思江湖  
交游相為引重者吳郡范至能山陰陸務觀其尤也於時浙  
中諸老林立寄公僑客自中原避兵來者泉集而吾州尤為  
淵藪衣冠談笑朝暮翕合若鳧磯之徒雖鷄衣芒屨塵垢滿  
面徒行於市井之間人豈有靳靳者哉自余為兒童猶及見  
父兄行年三四十不遇則去而挾詩以遊或藏重草廬中莫  
不皆有王公之高千駟之貴嗟乎古先賢達不及識士窮如  
此豈不亦可以浩然無憾於世乎戊戌己亥歲余與鄉友朱

伊叟相遇于錢塘逆旅白髮蒼髯皆老矣皆窮皆能以文字自樂而伊叟示余手抄詩一編讀之藻艷律熟於鳧磯時時過之無不及也顧江湖交遊不得范陸有位貌者以為之名雖相知如余輩聒聒何足為伊叟損益因相為扼腕太息而伊叟一不以為意惟殷勤欲知吾詩不可何如耳是其中愈非俗子所可窺測遂留其編篋衍而書私情之感慨者以復伊叟云

劉仲寬詩序

余少時喜學詩每見山林江湖中有能者則以問之其法人

人不同有一老生云子欲學詩乎則先學游游成詩當自異於時方在父兄旁游何可得但時時取陸放翁入蜀記范至能吳船錄之類張諸坐間想像上下計其往來何止日行數千萬里之為快已而得應科自出交接天下士大夫諳其鄉土風俗已而得宦學江淮間航浮洪流車走魏坂風馳雨奔往往經見古今戰爭興廢處所雖未能盡平生之大觀要自胸中瀟瀟然無復前時意態矣身又展轉更涉世故一時同學詩人眼前畧無在者後生輩因復推余能詩余故不自知其何如也然有來從余問詩余因不敢勸之以游及徐而攷

其詩大抵其人之未遊者不如已遊者之暢遊之狹者不如遊之廣者之肆也嗚呼信有是哉番陽劉仲寬自其鄉索詩數十百篇東來不肯妄以示人而專求一言於余余讀之終帙其適整而鎖飭者弁許丹陽之堂其頓挫而悠揚者摩黃豫章之壘訊其所以然非過從經歷足之所及目之所獲則一語不以營于心而諷諸口今觀卷中山川草木雲烟虫鳥皆有余往年經行跡踪無遺落者仲寬蓋似與余不同謀而同法也抑仲寬年方盛仕方開材良氣銳遊恐不止於此方當裹糧載筆與中原燕趙梁宋齊魯諸名儒弦歌二南之風笙鏞九成之音其次尚當頌碧雞賦洪都歌于為于以發揚太平製作之美如此則游益廣詩益肆而非余衰窮拙陋者之所可知已

### 方端叟詩序

余於吳興方端叟以詩交三十年矣其初見在錢唐吳山下于時年方盛壯意氣踈爽詩如杜牧之落魄放遊不顧人世拘檢但欲自快胸臆耳再見在秦淮官舍詩如曹景宗得一州雖左右顧盼自如而終不如漁獵山澤間之為樂三見在山陰逆旅值流移初定相顧驚嗟嘻悵詩如張中郎海外遠

歸神氣自完而容澤故少四見當大德庚子之春乃幸復在  
錢塘吳山下余既以飢窮裏書授徒而活忽忽何暇作詩間  
作詩不過如李龜年白頭感慨悲歌對人羞澀人亦無與聽  
者此余自叙平生血氣盛衰之大略也嘗舉以語端叟端叟  
曰夫我則不然吾自喜為詩以來遊江漢淮鄂最久江淮漢  
鄂間諸將吾識之幾盡異時談封侯富貴之事如取諸其寄  
而今歸來窮山深谷中風露之與棲草樹之與隣禽魚兔鹿  
之與群外之榮枯喧寂之役內之悲歡強弱之變是不一態  
而吾詩未嘗一日而廢吾所以出吾詩者亦未嘗一日而異

也而子何以若是紛紛然乎余聆其言慙焉既而端叟示余  
一巨帙通若干首微余序余讀之信乎能充其言者也端叟  
居越諸暨諸暨之方與桐廬近學詩者大抵祖玄英先生玄  
英詩既高晚年更以節著端叟今年七十餘出處清謹余知  
其為玄英子孫不辱矣宜乎能充其言哉

### 吳僧密古師詩序

人之能以翰墨辭藝行名于當時者未嘗不成於艱窮而敗  
於逸樂何者材動物也詩人之材其於翰墨辭藝動之尤近  
而切者也彼其營度於心思綿歷於耳目諷詠於口吻辛苦

鍛鍊百折而後以其成言裁決而出之而詩傳焉其得之也  
勤其發之也精使有一毫昏憒眩惑之氣干之則百骸九竅  
將皆不為吾用而何清言之有乎今夫世俗膏粱聲色富貴  
豪華豢養之物固昏憒眩惑之所由出也吳僧崇古師生華  
亭錢氏世家當錢氏全盛時余婦舍與之相連屢過之軒綬  
填門騶訶塞途歲時節朔休子弟褰衣靚飾嬉行庭巷略與  
四姓五侯家貴游何異崇古師嬾嬾然在鴈行中不知其何  
以能別異於人也齒日加勢日專而事日殊崇古師之所交  
吳人也所見所聞吳事也計其心雖欲不為吳不可得闊絕

二十年余再來練塘張湖間壯年歌游處所一一無復故物  
獨烟林水鳥相顧徘徊太息頗欲捐棄生理訪張季鷹天隨  
生之遺蹟而隱焉有緇袍而癯者袖詩一篇貺余閱之清馴  
而不枯抑怨而有章論其刺崇古師也訊其族華亭錢氏也  
嗚呼使崇古師猶有其家富貴豪華豢養之其所以昏憒眩  
惑人者去之不盡不苦其心不動搖其肌體豈暇若是專於  
詩耶蓋天快其疾而納之以清能靈識此可以為崇古師賀  
而不可以為弔也且又同時皆權相先者既皆歸于灰飛絕  
滅而錢氏子孫乃今猶以詩著不又重可幸歟崇古師勉之



大德戊戌歲仲冬日南至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圓至師詩文集序

圓至師詩文一卷師諱圓至字天隱江西高安姚氏子父兄宗鄰俱以進士科目起家獨喜為僧江上兵事起即去依袁州仰山雪岩欽禪師至元中自淮入浙依承天覺菴真禪師天童月波明禪師育王橫川鞏禪師二十七年復歸廬山越四年建昌能仁虛席郡牧趙侯移文請居之二年竟棄歸廬山卒於大德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以上皆吳僧行魁師所記圓至師在天童育土時余適授徙郡郭屢相遇於親友袁氏

舍每見但好弈棋勞形苦心拈子移時囁嚅不即下骨貌素癯不善飲啖一語不肯為人說詩文性似厭聒然退而出其所作清馴峭削殆以理勝魁師又言在承天時亦留磧砂三年磧砂魁師所居有賢遊從佳館穀留之甚安既不得已居廬山愈多病魁師嘗南泛長江問其安否今死又懼遺藁散墜為掇拾刊木磧砂以傳其氣義可謂能始終而天隱為少慰矣師可傳不但詩文今世言禪者亦多推天隱又或號筠溪收潛云

魁師詩序

卷之九

藝之於人有好之而不厭者以其樂也苟所樂之在此他雖有可樂者不好之矣千金之家終日吹彈棊鞠而窮閭婁夫皇然摩鐓洒削雕鍛利贏餘以給妻子此二途所為樂不同而樂於所自養者同故當其疲精神窮昏晝志飢渴而為之雖使師襄放叟歌周南誦離騷於其側有不能暇聽何者所樂不存焉故也浮屠氏之枯空淡泊草衣而木食煢居而野游無富貴繁華之美於其心無貧賤急迫之勞於其體其於人世一切之累舉不可以相及而詩之為藝出於人情之精能虛覺勞不挽形清不膠物又非若吹彈棊鞠之鄙褻而難

成摩鐓洒削雕鍛之喧煩而為美也則樂而好之是固其職余之少時往來西湖三竺間見其徒能此者不一令人愛悅甚時雖未能學詩學之固未能精因亦以為彼山林世外人適當然耳一來省事屏居同時先輩士大夫翕忽向畫始好為人詩說以為樂尤喜與山林無世累者游而所見聞一不如此昔戊戌己亥歲有魁師自吳中來屢相接前後袖詩貺余累十百篇指斥傾盡寄屬沈著讀其詩繁者鏘遑音簡者涵淳風究而訊其能奔駒縱鶻拳拔俊聳飛丹幻寶閃爍迅發蓋於余少時所愛悅有過之無不及也嗟乎師之詩至此信

其所自養與好而樂之者異於人耶將視他人以為異而在師能之則固適然耶聞師所居吳中有良父兄別業藏書致客規模風指凡皆出人意表師所以能縱游博交耳目肺腑豁無鄙滯者亦有以成之而然也余家大處士晚年吳中好事者經理佳山林館留之迤邐遂居吳中余窮困何由就師結詩鄰乎

王德玉樂府倡荅小序

往年客錢塘與金仁翁劉養源翁處靜輩商略樂府往往花朝月夕皆能自為而自歌之余雖不能輒從旁拊掌擊節稱

善亦一時之快也聚散三十年升沉工拙是非賢否悉所不

濁江湖交友過從之樂時時未能去心耳覽山陰王德玉

令人恍然慰喜然德玉世家學問詞語佳處自不減吾

其所從遊永嘉陳用賓淳安胡天放諸公皆耆儒名輩

自重亦無養源處靜留連放蕩之態余未路得翔翔其

可自慶惜乎材思益衰無以映發聊作小序附名篇端

儒顧優而笑曰彼長曰豈欺哉我元貞乙未孟春十

源戴表元序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